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胡燕,武靖佳,万水清.玉石神话中的吉祥文化探析[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4):36-40.

玉石神话中的吉祥文化探析

胡燕 武靖佳 万水清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玉石神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系统表征出具有普适价值的吉祥文化意涵。探析玉石神话的幻想、象征以及二元对立等叙事规则,论证其作为无所不能的叙事媒介揭示出的玉石神话的吉祥文化表征,探寻其对中华民族群体文化与个体文化的叙事建构,对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玉石神话;吉祥文化;叙事规则;文化表征

分类号:B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4-0036-05

神话是史前先民在原始思维的指引下,对自然规律和社会生活进行不自觉的朴素思考,并通过艺术加工而得到的富有幻想性的故事。^{[1](P123)}原始先民在“万物有灵论”观念的支配下,以神话创作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其叙述遵循逻辑演绎的轨迹。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创作并流传着十分庞杂的玉石神话叙事文本,它们共同构筑起华夏先民瑰丽的精神世界,形塑着民众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宇宙观。

一、玉石神话的叙事规则与吉祥文化的叙事功能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玉石大国,在距今约 8000 年的兴隆洼文化中就有玉石文化。上世纪 40 年代,郭宝钧通过分析考古出土玉器及古文献典籍等资料,梳理出古玉演化的历史脉络,进而强调玉器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影响。^①具体而言,玉石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从史前时期的神玉文化到封建王朝的礼玉文化的演变。及至后世,玉文化逐渐从统治阶级下沉到民间,出现了人人皆崇玉的民玉时代。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围绕玉石这一物质信仰核心,诞生了大量瑰丽的神话叙事。当代诸多学者对玉石神话的重要价值进行了相关研究。费孝通提出以“玉魂国魄”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精神纽带,推动古玉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交融。此后,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家,在新兴学科——“玉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采用四重证据法,考察了大量出土实物及文献典籍,论证玉石神话及其衍生的玉石信仰内嵌于中国本土文化基因之中,并成为中华文化起源的内生驱动力。^[2]近几年涌现出来的大量研究,为“玉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佐证。如李永平认为,玉石神话信仰的底层逻辑是中国对以“配天”为存在原则的神圣信念^[3]。杨骊以《山海经》作为研究个案,解码其中的玉文化信息,在更加微观的层面揭示了中华文化以玉为尊的价值认知,彰显了玉石充当天人合一观念的中介圣物的重要文化意义^[4]。玉石神话信仰观念在中华文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以承袭,逐渐丰富繁荣,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家,完整地揭示了玉石神话对于中华文化的深层作用,强调玉石神

收稿日期:2022-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19ZDA187)

第一作者简介:胡燕(1972—),女,安徽枞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① 郭宝钧:《古玉新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 年,第 1 页。

话作为史前先民信仰观念的表达与荟萃,是催生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玉石神话及其衍生的玉石神话信仰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母题意义。

上古先民因玉石独特的质地而衍生的各种幻想性叙事,其本质皆在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亦即吉祥文化是玉石神话的重要文化表征。在《庄子注疏》中,成玄英这样解释“吉祥”二字:“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5](P82)} 概而言之,吉祥就是指美好的预兆,象征着民众对于未来美好事物的企盼。吉祥文化便是民众向往并追求吉庆祥瑞等美好事物观念的聚合,凝结着民族的审美趣味,是民众的精神寄托。

(一)幻想性叙事规则遵循吉祥文化的价值指引

幻想性叙事是所有神话都要遵循的叙事规则,即神话的叙事突破了合乎生活逻辑与实际规律的现实世界,彻底放弃了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现实形象,从而创造了一个不可感知的,并非实际存在的幻想性世界。或许在原始神话思维观念中,幻想性世界与先民生存的现实世界是融为一体的,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始终是作为一个虚构的精神性的世界而存在。

原始神话遵循幻想性叙事规则构建出来的诡谲的精神世界,并非凭空想象。这种叙事规则的生成,遵循民族最根本的价值指引,各种光怪陆离的叙事外衣,是史前先民的吉祥文化价值追求在口头文学创作中的鲜明呈现。例如,在创世神话——盘古开天辟地的叙事中,人类尚未出现之前的地球,被描述为形如鸡蛋的混沌之地,盘古生于其中,彼时天地未分,世界被黑暗笼罩。盘古觉醒之后,不满周身黑暗,抡斧而开天辟地,并用头顶着天,脚踏着地,如此,天地方成。其后,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①。在这样一段幻想性叙事中,玉石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它由盘古身体的核心——精髓所化,是盘古这一神性人物形象所承载的向往光明与希望的民族精神的物质符号。盘古创世神话描绘的光怪陆离的图景,表达了先民对于万物起源的朴素思考。在叙事过程中,玉石所承载的向往光明与希望的吉祥文化寓意,也是神话的幻想性叙事规则最为本真的价值追求。

(二)象征是吉祥文化的重要表现手段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象征是“制约和引导”,是“神话王国和语言王国的巨大结构在各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的“心理动机”,是“心智概念的形式”,亦即一种隐喻式叙事规则。^{[6](P8)} 简单而言,象征即从“相似律”与“接触律”的史前原始思维出发,在相关的艺术实践中赋予某种客观实在的物体或图像以抽象的相似的文化或者价值意义。作为原始思维的一种表达方式,象征是史前先民所处社群集体意识观念的积淀,它把人类最为本真的感情和思想都具像化了,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符号,用来表达民族集体的价值观。

玉石便是在象征这一叙事规则的作用下形成的表现吉祥文化的物质符号。以姜太公钓鱼为例,《艺文类聚》卷十“符命”部记载,姜太公吕尚于渭水之滨磻溪垂钓,钓上来一件玉璜,其上刻字:“姬受命,吕佐旌”^{[7](P184)}。玉石因其温润而泽的质地,视觉上近似天空,成为神话叙事中天的象征之物。此处的玉璜成为天命的象征,直言天降大任于姬昌,姜太公因此辅佐姬昌推翻商纣统治,并使其最终登基成为周文王,实现了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景。一言以蔽之,玉石神话多利用玉器的姿态与质地,把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寓于其中,在当代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现今玉石行业中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行话:“玉必有工,工必有意,意必吉祥”,玉雕之上的吉祥瑞图,大多来源于中国传统玉石神话叙事中的象征符号体系。只有深刻把握玉石神话叙事中的象征规则,才能对玉石相关的吉祥文化符号有更广泛的了解。

(三)二元对立叙事规则凸显吉祥文化寓意

人类在蒙昧时期最初的价值判断只有好坏之分,这就决定了神话的叙事规则具有二元对立式的结构特征。原始先民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几乎都是在二元对立的叙事规则中彰显出来的。在二元对立的叙事规则中,神话叙事文本中的关键人物一般被归入两派阵营,一派是正面人物,另一派是反面人物,二者之间叙事情节的铺陈,有助于神话意义系统的确立。在具体语境中,正反派人物之间的对抗不单是个体的对抗,还代表着人物所属阶级集团之间的对抗。在更深层面来讲,这种对抗是人物所负载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对抗。一般而言,随着神话叙事中冲突双方矛盾的最终解决,其所遵循的价值观念

①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

也得以凸显和强化。

以黄帝大战蚩尤为例,《越绝书》《太白阴经》等古籍均提到黄帝以玉为兵,蚩尤则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的人物形象,是铁器的代表。在中华民族的神话叙事体系中,黄帝作为民族文化的始祖,是和平的化身,而蚩尤作为主兵之神,人物形象暴戾,是战争的化身。最终,蚩尤战败,这表明在玉石崇拜与金属崇拜的较量中,玉石信仰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玉石作为正义的代表,强化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此文化意义系统一脉相承的,还有颛顼与共工争帝的神话叙事,在大战中,共工不敌颛顼而怒触不周山,导致“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的恶行引发女娲补天神话叙事:“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8](P167~168,P479~480)}五色石亦即玉石,女娲炼玉补天,使得天下重获太平,亦是对玉石象征太平盛世的这一吉祥寓意的强化。基于玉石神话的母题视角,综观中国神话体系中的黄帝、颛顼以及女娲,这三位正面人物形象均和玉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黄帝是“璜玉之神”;颛顼意即“端玉”,以玉为信仰;女娲炼玉补天,直言玉石的神圣性功能。在二元对立的叙事规则指引下,无论是将玉石作为物质工具,抑或是精神信仰,最终都将战胜邪恶,实现社会安定,凸显并强化玉石神话的吉祥文化寓意。

美国比较神话学家坎贝尔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神话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恒久的安抚作用。玉石神话的吉祥文化价值观念,便是精神安抚作用的直观显现,它是民众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玉石神话在幻想、象征以及二元对立的叙事规则的指引下构建的宏大的精神世界,为人们在不可控的现实世界找到了心灵的庇护。玉石在宏大的叙事体系中构建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在已经完全异于现实世界的语境中,成为可以战胜邪恶、无所不能的吉祥文化叙事媒介。而玉石神话的悠久传统与深厚文化内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没有因社会文化变迁而轻易发生改变。其原因不仅在于吉祥文化内涵与人类的本能需求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其底层逻辑与文化思想通过代代相传的象征体系,已经内化为民族和集体共享的文化记忆、审美意象与情感交流的媒介,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团结功能。^[9]

二、玉石神话的吉祥文化表征

英国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在《表

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指出,表征即通过意义产生语言。具体而言,文化的意义存在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其一是通过各种事物(包括人、事、物、抽象观念等),在概念系统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的等价物,从而赋予客观世界以意义;其二是人类创造出一系列符号,在概念图之间构建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进而被组织到相关概念系统的语言之中。各种事物、符号、概念之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生产的实质所在,这三种要素连接起来的过程,我们称之为“表征”。^{[10](P13~19)}神话和语言一样^{[11](P42)},都是人类在建构概念世界的过程中利用事物或者创造符号来表征文化意义的。玉石神话自原始社会发轫起,便在幻想性叙事、象征以及二元对立等叙事规则的指引下,构建出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吉祥文化体系。该体系围绕玉石这一物质符号,各类人物、事物及事件的叙事,成为吉祥文化概念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表征或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目前,学界将中国玉文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史前时期的巫玉(神玉)阶段、封建社会时期的王玉阶段以及宋代以降的民玉阶段。笔者根据玉石神话叙事及崇玉习俗的历史发展脉络,论述吉祥文化作为玉石神话的文化表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呈现的观念表达。

(一)群体对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

尚无文字记录的史前时期正处于神玉时代,此时,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尚处蒙昧,对日夜更迭、寒暑交替、电闪雷鸣、生老病死等一系列自然现象缺乏理性的认知,将大自然的一切都归结为神迹。于是,原始先民将对生活的祈盼寄托于神灵,认为人神互通的媒介是玉,这一观念直接影响了封建社会王权制度及社会礼制的建构,玉作为神圣物,成为王权的重要象征。在氏族社会的神玉文化以及封建社会的王玉文化中,玉石都为统治阶级所持有,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作为祭祀礼器,其吉祥文化寓意十分鲜明。

在玉石神话叙事行为的各类形象塑造及内容等表意系统中,有追求社会和谐稳定的显性表达。《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了一段夏启升仙的神话:“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12](P209)}舞在远古时期是祭祀时的娱神活动,夏启以舞姿持神圣之物——玉,乘中华民族图腾——龙而登仙,如此种种神话形象的连接,构成了先人借玉升仙的幻想性世界,直接影响了后世以玉为祭的社会习俗。《山海经》记载了对诸山山神的祭

祀,全书共有26处涉及以玉为祭,其中又有10处特意强调要在祭祀仪礼中使用吉玉。在对有神之山的祭祀行动中凸显祭祀用玉的吉祥属性,其目的在于,借助玉石这一显圣物,将民众的美好愿望诉于诸神。

除以玉为祭的相关表述之外,玉石作为象征太平的信物,广泛出现在玉石神话叙事中。如《拾遗记》卷二记载,禹“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一番问答之后,又“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13](P45)}。大禹得伏羲所授玉简而平水乱,从而实现天下太平。此外,《太平御览》记载《瑞应图》云:“黄帝时,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献白环之休符。”^{[14](P4018)}环者,回环往复之意,暗含友好往来的吉祥文化内涵,西王母向华夏始祖黄帝献白环,表达的是神界对人间太平盛世的认可。历史所载的周穆王西游昆仑之事,也与此文化意蕴相关。《穆天子传》注《竹书纪年》言,“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西王母再拜受之。”璧玄圭白,圆方黑白,天地阴阳,体现了原始祖先的世界观。圭璧玉器成为自然世界和谐运作的象征之物,人类领袖与西王母的一系列叙事行为体现了周穆王期望得到西王母的认可,从而借神灵之力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太平。随着社会发展,神话中的“献玉”行为逐渐演化为封建社会的朝觐制度。《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5](P1642)},地方诸侯将自己领地的玉帛贡献给夏王朝的统治者,以示归顺。

上述诸多玉石神话中的人物具有共性,主人公都是群体领袖。无论是黄帝、夏启、大禹、周穆王等确切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氏族及国家政权领袖,抑或是伏羲、西王母等幻想性世界中神的领袖,皆是其所处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所代表的是民众的价值观念与追求。因此,围绕这些人物形象展开的一系列以玉石为母题的神话叙事行为,其深层结构在于群体对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

(二)个体对福寿安康的价值追求

人类学家 Robert Redfield 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中指出,在特定的文明之中,必然存在着“大传统”和“小传统”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大传统”是由处于社会上的士绅、知识分子等文化精英创造的精英文化,“小传统”

则是由处于社会下层的俗民等社会大众创造的生活文化^{[16](P95)},二者相当于通常所说的“雅文化与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基于此,我们重新审视玉文化在三个阶段的吉祥文化表征。神玉时代与王玉时代,玉石作为天人合一神圣观念的物质载体,是在君王或巫师等社会上层阶级的祭祀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大传统”文化中的玉石神话叙事多由仙人与远古帝王的活动记录(诸如女娲补天、周穆王献玉、西王母居瑶池等)以及族群集团间的矛盾(譬如黄帝大战蚩尤、共工颡项争帝等)等事件片段构成,由此生成的玉文化代表着“大传统”文化中社会上层阶级的权力话语。“大传统”中的玉石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信仰对玉文化中吉祥文化表征的汲取,少见民众作为个体对玉石这一神圣之物的精神信仰。但玉石神话在民间文学创作中具有集体性的突出特征,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群体共同的心理经验。玉石神话作为神奇的语言艺术,在民众的口口相传中,成为连接“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桥梁。个体不断接受社会和谐价值追求的影响,进而将其内化为福寿安康的吉祥文化表达。随着市民阶级的出现,玉的阶级属性被打破,民玉时代到来。《格致镜原》载《白虎通》之言:“是以见其所佩,即知其所能……妇人佩针缕亦佩玉也。”^①人人皆可佩玉,人人皆会崇玉的社会习俗盛行。

《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述了一段有关华夏始祖黄帝的神话:“(崆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飧。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崆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飧,君子服之,以御不祥。”^{[14](P41)}幻想性叙事行为包含两层吉祥文化属性,即玉不仅可以延年益寿,亦可抵御不祥。黄帝作为华夏始祖神,以玉膏为食,且所种之玉又是“不死者”——天地鬼神的饮食之物,可见古人对于玉石延年益寿之功效的信仰。该玉石神话信仰在后世文学作品中也可见一斑。如屈原《九章》中“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将食玉的长寿信仰进一步放大。葛洪《抱朴子》记载:“玉脂芝,生于有玉之山,常居悬危之处,玉膏流出,万年已上,则凝而成芝……得而末之,以无心草汁和之,须臾成水,服一升,得一

①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一·类书类·格致镜原》卷十七。

千岁也。”^[17](P344) 玉石的延年益寿功效不断被放大,隋唐时期,针对当时食玉的社会风俗,官方史书中还专门收录了《服玉方法》《服玉法并禁忌》。及至明清,世人食玉之风已然消失殆尽,但玉石神话暗含的福寿延年观念依然留存于世,转而以佩玉的社会风俗继续发挥作用。

田兆元指出,神话的语言形式绝非神话的全部,民俗过程是神话的物态叙事,民俗行为的发生实际上是在演述古老的神话。^[18]在“小传统”文化中,用玉习俗在社会各阶层广泛蔓延,便是玉石神话生动的物态叙事的显性表达。宋代以降,用玉礼制突破阶级束缚,玉器开始广泛出现在民间的礼俗庆典、赏玩佩戴等生活习俗之中。彼时用玉观念继承了作为“大传统”的王玉时代“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思想,在社会各个阶级中都形成了尚玉思潮,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玉文化的发展。如《红楼梦》在对其主要叙事背景——通灵宝玉的描述中,直接将其作为贾宝玉及贾府家族命运的象征之物。贾宝玉出生时嘴中所含通灵宝玉具有“除邪祟,疗冤疾,知祸福”的功效。在此处,玉石神话的第二层吉祥属性也有所显现,即抵御不祥,玉石可以满足人们趋吉避害的心理需求。清末古玩收藏家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写道:“昔人谓佩玉可以免祸……盖古人视玉极重,佩之宛同载祖播迁。其一举一动,必特别小心。必视而后动,虑而后行。若是,则必少生是非。少遭意外。即偶遭意外,因心志有可靠之保护,必有意外之幸运。因之遂谓佩玉可以护身。”^[19](P164~165) 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玉石辟邪功能的吉祥寓意已根深蒂固。

如果说以社会和谐为代表的吉祥文化表征是“大传统”的话,那么世人佩玉保佑自身的福寿安康(即“小传统”)则是“大传统”思想的衍生。“小传统”文化受市民阶层的影响,往往在个体叙事中充满了功利与欲望,同时也充满了鲜明的现实感与活力,“小传统”中诞生的玉文化以广泛的民众智慧与个人利益诉求弥补了“大传统”中民玉文化的缺失。玉石吉祥文化在中华民族中长盛不衰,成为中华民族具有普适性的吉祥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巩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指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

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20]

三、结语

玉石神话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社会文化变迁传承至今,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玉石神话存续数千年而不衰,原因在于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吉祥文化表征。当今世界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内聚焦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之物——玉石吉祥文化寓意,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对外将玉石神话的吉祥文化表征作为美好的叙事媒介,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相契合。

参考文献:

- [1]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2]叶舒宪,吴玉萍.“玉成中国论”养成记——叶舒宪教授访谈录[J].四川戏剧,2021(10).
- [3]李永平.玉石信仰与“隐蔽秩序”中的“天下”[J].社会科学家,2021(11).
- [4]杨骊.《山海经》与华夏玉文化[J].四川戏剧,2021(10).
- [5]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6]刘锡诚.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 [7]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8]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9]韩凝玉,胡燕.吉祥文化时空叙事:《白蛇传》传说与景观文化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22(1).
- [10](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1](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 [12]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3]王嘉.拾遗记[M].孟庆祥,商姬姝,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 [14]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6](美)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M].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17]葛洪.抱朴子内篇[M].张松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8]田兆元.神话的构成系统与民俗行为叙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 [19]赵汝珍,赵菁.古董辨疑[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 [20]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10-26(002).

特约编辑 桑俊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